

# 独游之美

侯宇燕

独游也有独游的好处，事先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一切全凭自己的摸索、实践。

——黄裳

2008年烟雨江南的初春时节，我赴江苏海门老家探望95岁高龄的祖母后，就在市中心的长途汽车站登上了开往常熟的车。事先并未做什么“功课”，只是这个靠近苏州的小城，在我天马行空的想象里有着一片浓绿苍翠的杨梅林、枇杷树；虞山半腰点缀着江南小巧洁净的庭院，里面栽着玉兰、山茶；院子里聚在一道拍曲的老者，那轮廓、神气，属于典型的吴地人……后得到邻座一打工女孩的热心指点，在常熟市中心下了车，辗转来到网上预先订好的，位于虞山脚下的一座小旅馆。放下行李，推窗山是画。所想的一切都那样神秘而亲切地吻合着眼前的景象。大约由于我曾看过黄裳先生写常熟、苏州的美文罢，那是百读不厌的；而从小就不陌生的浙江女作家陈学昭的长篇小说《春茶》《工作着是美丽的》，虽然写的是钱塘江畔的美景，却带着老作家们笔下独有的、江南风物芳馨的气息……我在常熟的第一顿饭，是在虞山脚下的王四酒家吃的叫花鸡，席间还饮了一杯陈年的黄酒。

记得当长途汽车行至路半，黄昏里上来一个青年。司机问他去往何处，他以浓重口音斩截回答“盛泽！”好像气呼呼的，其实这是南方人发音特有的蹩脚语气。我心下一惊，竟与这处美丽的历史痕迹不期而遇了！——之前我曾撰写关于晚明文学家陈子龙的硕士论文，为着是还原那个17世纪的江南社会。明末吴江盛泽的归家院，这个柳如是曾经僻居的湖村，竟然离我如此之近。而且直至今日它依然葱茏地站在那里，成为江南人民随意往来的小镇。这种穿越古今的文化想象，宛如车窗外处处可见的小桥流水，让我一路如沐烟雨。

我曾在英伦寄居一载，那里却是个真正的“异乡”。背起书包、独自上路的感觉，与在江南的文化之旅又是迥异的。无以名状的寂寞、孤独与恐惧，何以排遣？精神的伙伴似乎只是“在路上”。或许不必把担惊受怕惴惴不安看得凄凉。萨义德说过：“如果在体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作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作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那就是独一无二之乐。”

那就是2005年6月，英国正式进入了最美丽也最温暖的夏季——是个好季节，一个到达顶峰的季节，也是我即将告别这个国家的季节。我忽然决定像詹姆斯·希尔顿《鹤梦重温》里的男主角那样做一个随心所欲的梦：“漫无目的地出游，赶上哪班公共汽车就去哪里；有时会随意地先往左走，然后又往右走，一英里又一英里地走下去，在那些用煤油灯照明的古老店铺中寻找书籍和家具，直到深夜才穿过商业区的窄巷走回来。”

我的目的地是约克。一个我从来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城市。我坐着英国特有的老式火车，在月台和车厢里撞见奇异的景象；四处都是叽叽笑笑，戴着美轮美奂高帽子的中青年女子。有一个瞬间我以为英国历史上的全女班又复活了。这是没有男性参与的场合，是女性们八卦的天下。而在男性垄断的美英文化语境里，女性聚会时的叽叽笑笑竟会被当做愚蠢与神经质的同义词！火车风驰电掣地运行，飞快经过一排排郊区住家的后花园。车窗外和暖的风催生了繁丽的花。往英国乡间特有的那种冷峻的绿里掺入了柔橙的金黄。而满车佳丽含不拢的笑口，又给这暖洋洋的空气增添了一种弥漫的英国少见的激情。这个女性群落大概要去参加某个重大的社交活动，因为英国女子对帽子是情有独钟的。

然而我毕竟只是个看客。我只需悠

悠地完成自己不是计划的计划就好了——在这座优美的古城里漫游。想着出国前看过多遍的英国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中那些生动有趣的情节，我惊奇地发现越来越多头戴高帽，脚穿细高跟皮鞋的女子都叽叽笑着向西迤逦而去，而后不约而同地汇入一条闹中取静、林荫遮道的长路，我也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细长的林荫路。我马上就被这条路迷住了。它有些像王安忆在《长恨歌》里描写的上海的路：“这条繁华的马路的两边，是有着许多窄而小的横马路……它通向幽静的林荫遮道的地方。”路边一幢幢住家的后花园里，盛开着只有在英国最美的季节才能看到的五彩斑斓的大丽花、美人蕉。我忽然想起上世纪80年代那些春风沉醉的周末的夜晚，仿佛是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做完作业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小方匣子似的电视机，屏幕上准时出现欧美译制片宛如梦幻的画面，在如眼前这般精致宁静的欧洲小镇里，上演着一出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为一代封闭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忽然间“Royal Ascot”的字样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打断了我那不无惆怅的复杂思绪。几个穿着隆重皇家礼服的士兵骑着高头大马，沿着林荫路缓缓行来。

四下里蔓延着一种很难形容的原生、持守的气息，只属于“老”英国人的社交气息。无从捕捉，却也不陌生。在国内老北京、老上海人的言谈举止里，就有一种类似的东西！这真是反认他乡作故乡了。

原来我无意间闯入了一年一度的英国皇家赛马会，这个场所无疑是老英国人心底隐秘的骄傲。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最恬静的后花园边，最繁华的集会场所外，最华彩的人群中，一种强大的陌生感愣愣地跳将出来，与穿梭于童年与今天的我面面相觑，阻止了我继续探索的脚步。

然而小城午后的阳光依然灿烂喜人。好戏开场了，城里却恢复了慵懒的静。我随意地在那些繁花似锦的小房子前流连，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静悄悄发生着凶案的郊外人想必就是以这样的后花园为蓝本的。而零星地坐在花园里喝着下午茶摆龙门阵的悠闲男女，又亲切得让我想起了在国内度过的人情味十足的时光。接着我在一个不知名的漂亮公园里看见两个如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阿童尼般的少年并肩卧在草坪上晒太阳。我还在一段不知何时所起的古老围墙下徘徊了良久；甚至当我看到一条深巷里印度餐厅门口贴着的菜单时，还正好整以暇地把上面的红咖喱、青咖喱、白咖喱、黄咖喱统统研究了一遍。我这一路都浸着金白的光彩，这要托福于英国之夏特有的，纪德笔下那种“能穿透眼睑”的阳光。

太阳缓缓地转移了位置，我终于坐上了回程火车。似乎什么也没看到，似乎什么都看到了。“夕阳西下，草色金黄”——我的胸间涌现出一种纪德笔下“傍晚时分流质般的思绪！”我把目光投向绿野，开始怀想将在一两个小时后闻到的桑德兰市中心那特有的混合着咖啡、烤鸡、咖喱香气的喧嚷气息。那是个普通的英国，移民的英国，夏天的英国。

“夕阳已经差不多贴近山峦边缘，夏日黄昏朦胧的光线神奇地慢慢展开”，我还有借口继续善待自己，到学校宿舍后面那个终日关着的黑色厚重大门，挂着维多利亚时期老式招牌的意大利餐馆探幽访胜。我一直对这个古色古香的餐厅抱有兴趣，因为它指示着一个上流社会的狭窄街区，因是上坡，所以看不到尽头，可以尽情地把它终点想作海天之际之处，甚至是无穷世界的末端。这时候《鹤梦重温》又自然而然地跳到我的脑海里来啦：

“心中忽然渴望雍弗洛约赫山上的阳光和白雪，可是又明白，即使靠什么奇迹把他又转到那里去，他心中依然会渴望。他渴望的原来只是幻景罢了。”

都说少不入川，意思是四川物丰水秀，年轻人容易堕入安逸境地而没了斗志。命运似乎希望我逆言而行，十岁那年，随父母从河北平原移居一个竹林山丘环绕的名叫来凤的小镇，当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这小镇属于四川。六年时光，我不仅学会了一口地道雄放的四川话，还入乡随俗，养成了无辣不欢的口味。我小小的肠胃，尤其对天府之国的一样菜蔬格外受用：儿菜。

儿菜，学名抱子芥，十字花科芸薹属芥菜种的一个变种，“起源于中国，是我国特有的蔬菜作物。在四川、重庆当地俗称儿菜，别名角儿菜、芽芽菜、抱儿菜等。”抱子芥是以膨大的茎和腋芽为食用器官，粗大的根部上，环绕相抱着一个个翠绿的芽包，如同无数孩子把当娘的围在中间，故名“儿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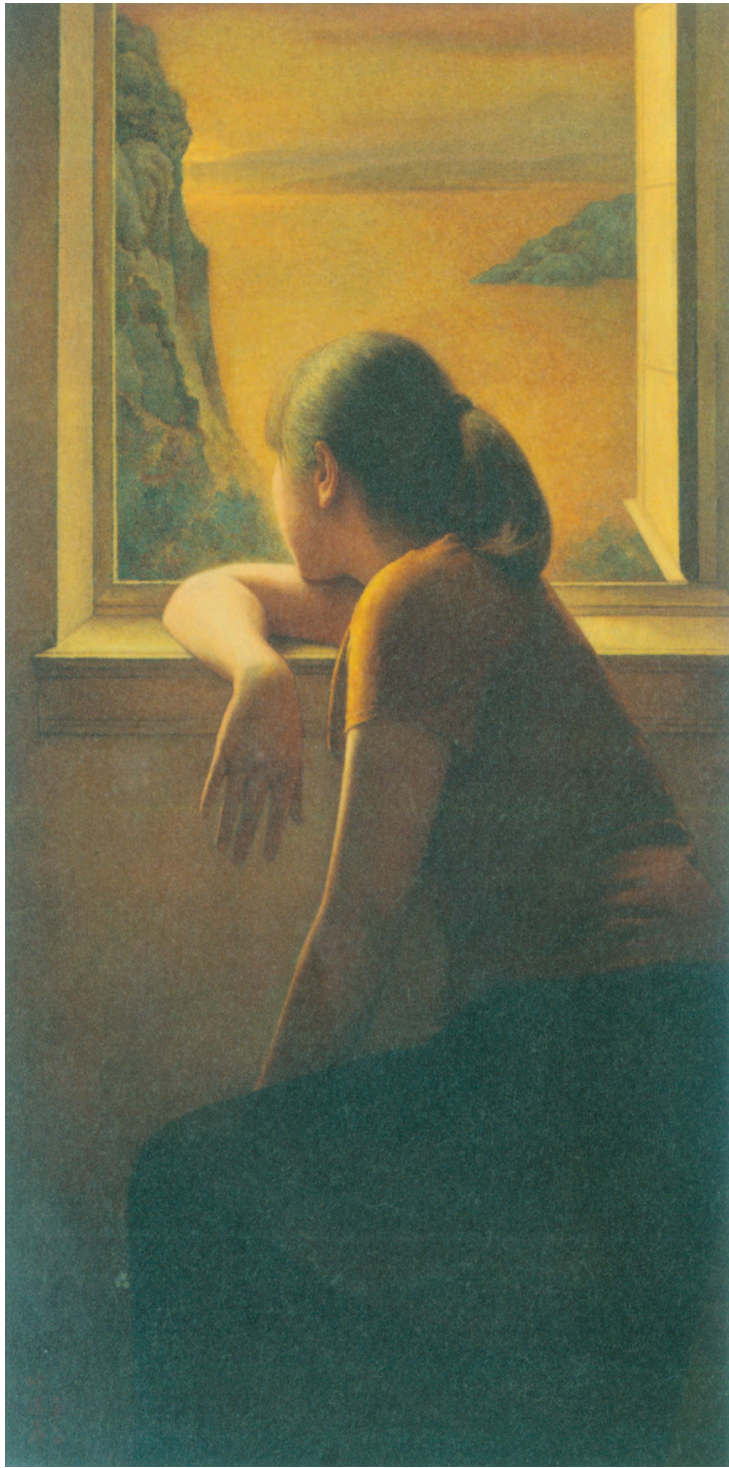
每到冬天，翡翠绿中泛着瓷白的儿菜上市，水嫩鲜亮，鼓胀得像肥猪仔的脚丫儿。像好看的人都不需要过分打扮就美出风姿一般，但凡真正美味的蔬菜也都不需任何繁复的烹煮。儿菜可荤可素。切片，加入几刀腊肉大火同炒，三五分钟出锅，咸香过瘾；素味亦佳，只需丢进水中滚开，关火焖两分钟，盛入大海碗中，旁边配以一碟辣椒和花椒油，少许生抽，蘸食之，味道清甜香辣，吞咽时，舌根处体会到几许察觉不到的微苦。实在妙不可言！放眼四周，似乎没有任何其他蔬菜可替代。

我在大学教书已经十余年了，看着每天忙碌不堪焦虑不已的学生，常常会想起我们平淡无奇又自由松散的大学时代。相对于如今“内卷”一代年轻人的生命，我们的青春记忆却在时间的长河里呈现出一种熠熠生光的风姿。2008年夏天，我曾在发表于《南风窗》的《长沙堕落街的前世今生》一文里饱含深情地阐述母校湖南大学的文化特质，“岳麓书院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岳麓山和湘江所表征的自然文化、东方红广场所勾连的革命文化，以及即将消逝的堕落街隐喻的世俗文化和波西米亚文化，恰恰是湖南大学的四种彼此依存在同一空间的精神元素，构造着湖大人的复杂多元的品质与性情。学生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这四种文化空间里自由流转、往返沉潜。”如今回想起来，这样一所大学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大学版图里确实是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

那时，处于世纪之交的湖南大学，没有分分必争的绩点制，也没有竞争激烈的保研评优。整个社会相对开放多元，校园里基本上还是纸质刊物的天下，校外正是《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崛起的纸媒黄金时代。作为新闻系的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都热衷于阅读报刊，汲取新知，而且也跃跃欲试在校园内一显身手。当时的舍友叶铁桥还成功地游说我们宿舍一起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他读得最仔细，“冰点周刊”上更是常常写着他的批注。他对每个好记者的作品和写作风格都能如数家珍，

自然对该报也满怀憧憬，最后兜兜转转梦想成真，成为了该报知名的调查记者。在前互联网时代的大学校园，我们的课程不多，下午基本上都没课，晚上更是从不上课的记忆，周末除了少数同学要做家教，其他同学可是有大把的时间用来挥霍的，我们的青春仿佛就是用来自由挥洒的。相对于高中时代的紧张与焦虑，大学时代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种松弛和舒展的意志，“六十分万岁”成了多数男生心照不宣的默契。意识到终于有点时间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探索自我的精神世界，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

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可用来工作、学习或休息，另外三个小时是应该用来沉思或发呆的。或许正是因为生命尚未被电子产品所捆绑或主宰，也没有那么多课程、作业或科创项目要完成，我们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发呆、交友、涂鸦或游玩。那时候的湖南大学还有点1980年代启蒙时代的流风余韵，尽



望江 (油画) 仲清华

管主要是一所理工科大学，但各个院系都有一些奇思妙想特立独行的文艺青年，有些还会创办一些油印的刊物，连学校后勤处都有学生刊物，比较知名和有影响力的是校刊《湖大青年》和新闻系举办的《红枫》杂志，我们一个宿舍出了两家刊物的主编，构成了内部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学习之余，或者中途停驻在爱晚亭，在最好的季节——秋日观赏“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或者也可以以黄昏的时候三两好友无所事事地游荡在湘江之滨，遥看远处的橘子洲头，近视在暮色中波光粼粼的江面，想象20世纪之初湖南一师的翩翩少年到中游击水浪遏飞舟的青春情怀。贴近自然的生活才是合乎青年人的生命本性和心灵秩序的。

要是想寻找安身立命的意义感，内在于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就成为最好的去处。我还记得甫一开学，一个身材高挑长相俊俏的学姐带着我们两个新闻班同学参观书院，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文化空间里，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深邃与辽阔，更感受到了那些坚忍不拔的先辈在面对天地玄黄的历史时刻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坚守与弘扬。书院，就成了我们大学四年精神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严肃阅读还是休闲交友，甚或就是闲逛放松自己，我们都常会选择书院，尤其在雨天的书院，游客稀少，最适合一个人在历史文化的长河漫游，与古圣先贤神交会思。那时候的我更喜欢到书院的后花园读书写字，常常阅读的是顾城或海子的诗集。在无数个清晨或日暮时分，我流连忘返于那庭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尤其是长廊里的碑刻楹联，楹联里的这句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影响我至深且远。偶尔，我还会遇见常驻书院的诗人、作家江堤老师，可惜那时候不熟悉，自己胆子小未能去求教，他写作的《山间庭院》是我读过的关于岳麓书院最明心见性隽永深邃的散文集，遗憾的是2003年夏天他就因病英年早逝，在长沙参加完追悼会我就离开湖南到上海来求学了。当时书院偶尔也会举办文化讲坛，还会跟湖南卫视合作，像星云法师、黄永玉等文化名流都曾经在当年理学名家朱熹、张拭会讲的地方登坛讲演，庭院里常常是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可惜那时候的我在校园属于自甘边缘的分子，似乎从来也没有分到嘉宾票去现场聆听高论，实为大学时代一大憾事。如今跟朋友们聊天，还常常回想

# 同学少年都不贱

唐小兵

那时候的一桩跟书院有关的趣事。岳麓书院除了八月桂花香令人沉醉，还有船山祠的柚子也令人怀念。每到柚子成熟的时候，同宿舍的男生就结伴去采摘，这其实是违规的（尽管这些柚子也没有确定的主人，估计最后的结局也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记得有一次，我们日暮时分去偷摘柚子，两棵柚子树之间是一方石桌，旁边石椅上坐着两个正在自修的女生。舍友们就揶揄我去劝说这两个女生腾地，我忐忑不安地走过去，轻声细语地跟她们说宿舍同学要在这里举办一个读书会，可否请她们轻挪玉趾，言谈间眼神却飘到了那些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的散发出清香的柚子上了，真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中一个古灵精怪的女生直接说道，采摘的柚子分她们一个自然会保持“高贵的沉默”。躲在外面的七八个同学一听这话胆儿瞬间肥了，蹭蹭地跑过来跃上石桌，轻车熟路就摘下了好几个柚子，也慷慨地挑了一个最大的送给那两个女生。可惜满怀期待地回到宿舍切开柚子一品尝，酸得大家都龇牙咧嘴上蹿下跳。

正儿八经上课的记忆极为稀薄，印象比较深的是英语精读课堂。男生如我大都出身乡村草莽，因为从小学的是“聋哑英语”，耳不能听，口不能说，自动坐在前进楼一楼教室的后面角落里躲藏，女生则多来自长沙等大城市，她们口语训练有素，听力也好，能够跟老师互动，课间还常跟任课老师用长沙话闲聊。我们则经常在课堂上悬着一颗心，生怕被老师点名进行英语听说实践。有次我上课去得早，教室里空无一人，我那天鬼使神差坐到了第二排，没多久一个御姐型的女生领着一群女同学呼啦啦而来，瞥见我坐到了僻静的位置杏眼怒睁大喝一声：“唐小兵，你坐错地方了！”我竟然羞惭不已，满脸通红，好像犯了大错，收拾起书包自动归位到教室后面角落。男生一度流行剃光头，而且也有男生被当时刚兴起的电脑游戏吸引，隔三差五逃课去堕落街玩。以至于有些男老师一到教室就来数光头。男老师们的普通话常常冒出点塑料湖南腔，也成为同学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如今想来真是太不厚道。家庭、社会和阶层鸿沟，今天回头想来，其实在同学之间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墙，我们大部分男生读书也确实不争气，属于鄙视链的末端，以至于今年大学毕业二十年，有同学提议举办一场在线的大规模聚会活动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也几乎无人响应。想想大学时代几乎没有共通的心意与共享的情谊，又怎能找到一种精神的动力让经过了二十年时光淘洗的我们，突破家庭、工作和心理等千沟万壑重聚到一起呢？

德语诗人里尔克在《秋日》里写道：“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尽管恰同学少年时有着种种的缺憾与空白，可那毕竟是世纪之交我们共同塑造的青春记忆和精神生活，拥有自然山水与人文传统的湖大校园，早已是莘莘学子生命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永恒背景。我相信它最终会被怀乡病折磨的我们彻底治愈，记忆的美酒也会让我们远离生命的孤独。



糯米、迁西的板栗、青岛的鲈鱼虾仁，都在轻点手机后从四面八方飞速赶来，让我的餐桌丰富得近乎奢侈。这世间万物都在改变，许多变得面目依然内容全非。令我欣慰的是那几菜之清香没变，即使在这病毒笼罩地球的时期。

当然被黑心商家蒙骗的经历也不少。先是牛尾腥臊恶臭，继而一箱砂糖桔有一半是烂的。试着交涉，其过程让人气愤得怀疑人性、痛苦得质疑人生。对方先是亲啊宝贝啊敷衍，然后就突然变脸，说出“要想白吃就直说”这样的脏话。我气得心跳加剧，浑身哆嗦。

“他们这不仅是坑人钱发黑心财，而是明显地挑战人的智商挑战社会道义。他们就不就想欺骗那些怕麻烦不愿较真儿的人吗？”我不止一次气愤地跟朋友诉说，像个可怜又无能的祥林嫂。当然我知道商家良莠不齐，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仍没停止网购，也从没间断了团儿菜。有时供货好又快，有的则慢而差。有一次，是因为即将过季了吗，一箱儿菜都细瘦干瘪，从胖猪脚丫全变成了鸡爪子。但我看在儿菜本身的热爱上，无条件接受。直到几天前，一纸箱子在雨后到达，不仅箱子和里面垫的报纸都湿透了，每个儿菜表皮也都得了癣疥一般，烂得东一块西一块。

我抱怨着拍照，打算留言给商家要求退款，然后全都丢进垃圾箱。文友老C来访喝茶，听到我的抱怨，瞄

了一眼那堆菜，说：也就是受了雨，烂也只在表皮，削一下还可以吃吧。

“其实这些商家也不容易，尤其是地头直销的农民，五斤三十块钱，运费还包括在内。有多赚？”老友花白的头发似乎和他的温厚性格一样，永远透着善意包容。

“可是黑心商家如果没人较真儿，不就更肆无忌惮？”我说。

“首先，这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的面目、人性的多样，坦然接受这一点就不会气愤。另外，多行不义必自毙。那卖假牛尾的早晚会出事。可这卖儿菜的，显然是低利润，也并非恶意欺压，遇上坏天气才质量受损，如果凑合能吃，就不用退货了吧。”

我依言做了。那几菜果然内里还很新鲜。

哲人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此言极是。感谢老友救回了那箱儿菜，也把我从庸俗的深渊找了回来。看尽世人贪婪虚伪，仍不怀疑人性、保持善良，确实比锱铢必较、显示“聪明”更难能可贵。

就像那古罗马皇帝奥勒留一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的：宽容是正义的一部分。一个人最终的原则就是合乎理性地活着，“心里没有溃烂、脓肿和伤疤，心地纯净地做社会的一分子。”

我愿努力。

# 贪恋儿菜

淡巴菝

八十年代末，我高考前夕，举家又迁回北方，依依告别朋友师长，从此那第二故乡便只萦绕在梦里。世事难料，兜兜转转，由当年在四川读中学时的同学牵线，我与班里一位仍单身的男生开始书信电话往来。飞去相见，正值儿菜上市，其父母亦是我当年的老师，看不喜鱼肉，每天饭桌上有儿菜就吃得心满意足，老人脸上的皱纹和笑容一样愉快舒坦，至少这女子好养活好伺候。从重庆飞回北京，我的托运行李箱内无他，却沉甸甸塞满了十几斤儿菜。不幸的是，我的行李被航空公司漏运，隔了几天才到，那便延误了旅程的儿菜已经烂掉多半，那口花费了我不少银子的新秀丽箱子，至今仍有斑斑黄绿色污渍。

白吃了人家一周儿菜，感情无果而终。现在每每回忆那段时光，最令我心暖的是二位老人一大早去菜市场为我买儿菜的记忆。两位慈祥的老人

不疾不缓，走走停停，货比若干家后拎回一竹篮最新鲜的儿菜，洗净，煮好，上桌，笑眯眯地看我蘸着辣椒油扮演饕餮之徒。那光影，美好温暖，像童年才有的梦。

后来我去了异国他乡，一走就是四载，当然，再也没见过儿菜的踪影。两年前，已经在河北小县城安享退休生活的母亲突然告诉我，她在楼下超市居然买到了儿菜！其兴奋之情不下于听说我弟媳生了大胖小子。

今年，我在北京的超市也发现了它的踪影。也是极精细地包装在小盒里，上面覆盖着塑料膜，和秋葵一样，俨然是贵重蔬菜之列。十几块钱不足一斤，但好在新鲜。

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更便捷地直购各地土特产的网站。尽管一向只关心潮牌服装的侄子儿子辈对其评价不高，我非常有成就感地拼团购得了一箱箱南方蔬菜：不仅儿菜、藜蒿、茭白、鲜藕，连海南岛的红薯，东北的



人间烟火